

武英殿修书处藏书考略

——兼探四库“存目”等书的存放地点

朱 赛 虹

说到清宫刻书机构武英殿，几乎无人不晓，然而，它还是皇室主要藏书处所之一，这段史实却已近乎隐没。

比如，1997年出版的大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①，堪称学界一大盛事，但书前《四库全书存目编纂缘起》一文中谈到四库“存目”书进呈本的存放和被毁地点时，却未提及与之有直接关系的武英殿：

……据有关文献记载，《四库全书》修成之后，存目书进呈本除极少数发还外，均贮于翰林院讲读、编检二厅，由于管理混乱，常被官员盗窃或借出不还。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占北京，翰林院与使馆区邻近，院内书籍损失严重。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翰林院成为战场，存目书进呈本遂荡然无存。

上述说法，与史实有很大出入。这与武英殿曾几度遭灾、藏书近乎全毁有关。有关进呈书籍的处置问题，由于学者异说歧出，黄爱平博士已在1989年出版的《四库全书纂修研究》^②一书中根据档案加以澄清。笔者近来又查到一些相关的书目资料，不仅有助于了解武英殿的藏书及其盛衰状况，还可进一步从藏书史的角度澄清该项史实。

一、武英殿书库

清康熙十九年(1680)，在武英殿设立修书机构，初名武英殿造办处，雍正七年(1729)改名为修书处，隶属于内务府，直至清末。

武英殿为前后两重。由武英门、武英殿、敬思殿、凝道殿、焕章殿、恒寿斋、浴德堂诸殿堂及左右廊房 63 檐组成。门前有御河环绕，上跨石桥三座，护以石栏。

根据武英殿修书处档案等记载，修书处的工作内容大致分为缮样、发刻、刷印三个主要环节，此外还兼有其它任务，如存贮宫廷图书，缮写御览图书，修补装潢内廷藏书等等。因此，武英殿各个殿堂的用途大致有两类：

(一) 各种作坊

焕章殿：武英殿西庑，亦称西配殿。为校刊、装潢之处。乾隆御题曰“焕章”。

恒寿斋：武英殿东北角之小殿，曾为缮校《四库全书》诸臣之直房。面阔 3 间，进深 1 间。

东南廊房和群房：为监造处下设之书作、刷印作、折配作、刻字作等，承担书籍的装潢、刷印、折配和齐订书页、钩摹御书、缮写板样、刊刻书板等事宜。

浴德堂及其周围群房：为校刊翰林处，专掌校正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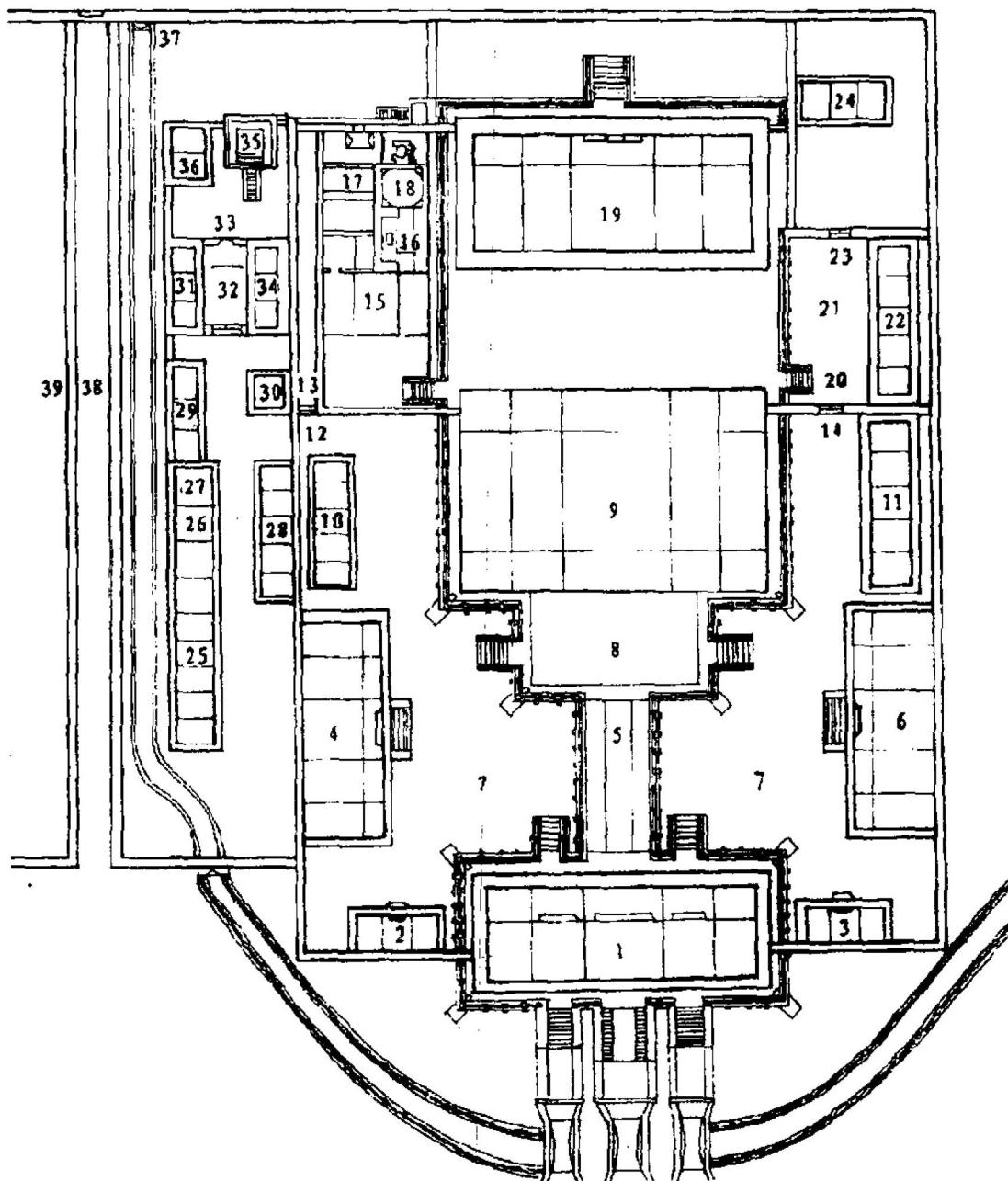
(二) 贮书用房

武英殿：正殿，南向。面阔 5 间，进深 3 间，有乾隆御题“武英”门额。

敬思殿：武英殿之后殿，储书籍板片之所。有乾隆御笔“敬思”匾额。

凝道殿：武英殿东庑，亦称东配殿。为储书之所。面阔 5 间，进深 1 间。乾隆御题曰“凝道”。

以上各殿的具体位置，参见下图。



晚清武英殿平面图^④

- 1 武英门 2 西值房 3 东值房 4 西配殿 5 丹陛 6 东配殿 7 海墁 8 月台
9 武英殿 10 西配房（总管办事处）11 东库房 12 角门 13 角门
14 角门 15 浴德堂 16 曲尺券洞 17 北房 18 罗大天 19 后殿
20 琉璃门 21 海墁 22 东配房（校录东房）23 角门 24 关帝庙
25 刷印作 26 印信钱粮库 27 文昌堂 28 刻字作办事处 29 茶房
30 值班房 31 档案办事处 32 影壁 33 圆光门 34 笔帖式办事处
35 井亭 36 西房 37 阁口 38 咸安宫夹道 39 咸安宫

注：原图标明：“东面大墙通长三十三丈、北面大墙通长二十九丈五尺、西面大墙通长二十四丈五尺”。

从图中可见，居于左右廊房的各种作坊间数多，但面积都很小；而用于贮书的则是居中的面积最大的武英殿，还有次大的敬思殿，再加上稍小的两配殿之一凝道殿，说明武英殿的主要殿堂多用于藏书。

二、武英殿藏书

根据目前掌握的文献，武英殿的藏书大致可以分为四项：

(一) 为纂修《四库全书》各省采进及各家进呈的各种书籍

《四库全书》开馆前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征书活动。征书活动的成果极其丰硕；各省采进以及藏书家呈献的书籍总数达 13501 种（含 270 余种重本）^⑤。除某些经乾隆题咏的珍本及少量存目书外，绝大多数都未发还。未发还之书的数量、存贮地点及构成情况如下：

1. 未发还之书的数量

《四库全书》纂修完毕之后，用作缮录底本的 3000 多种书籍庋置于翰林院，其余各书，据乾隆四十五年大学士英廉奉命清点后的覆奏云：“查出无妨碍之存目及重本各书共九千四百十六部，应遵旨发还各家。”^⑥

乾隆五十一年，吏部尚书刘墉奉命再次清查进呈之书，奏云：“据翰林院查明付覆：收过各省采进及各家进呈各种书籍，共计一万三千五百零一种。除送武英殿缮写书籍三千九十八种，又重本二百七十二种，已经发还各家书三百九十种外，现在存库书九千四百十六种，内应遵旨交武英殿者六千四百八十一册，应发还各家者二千九百十八种，军机处及内廷三馆移取者十七种。又销毁书一百四十四种，抽毁书一百八十一册，均另行存贮。”^⑦奏文中提到的存库书数目与英廉点查数目相同，均为 9416 种。

2. 存贮地点的变更

近万种书籍，需要相当大的收藏空间。刘墉奏文中表明它们

在乾隆五十一年时已是翰林院的库存之物。需要廓清的问题是，奏文中提到的“应遵旨交武英殿者六千四百八十一册”，有学者认为这一计划并未完全实施，存目及重本书并未交武英殿而是保存在翰林院^④。这一说法也被新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缘起》所沿用，即拙文开头的一段引文。它的依据是现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清嘉庆二十年福申手抄本《掌录》所附福申手跋，其跋云：“辛未入词馆闻有四库书蓝本，贮署之东西库，其未入四库而仅存目者，分藏讲读、编检二厅。心艳羨之，恨不获一见，乙亥受职后，办理院事，适曹俪笙、秀楚翹二夫子有查书之命，遂得遍阅奇书，觉满目琳琅，目不暇给。虽纷纭残蠹，不及细观，而无如爱不释手。欲罢不能，仅借卷轴之少者，赁书佣分写。”^⑤这则跋文说明，乾隆五十一年应遵旨交武英殿的存目书，至嘉庆乙亥时仍未交付。但是，这并不排除其后交付的可能性，故不能据此认定它们自始至终一直收藏在翰林院。

为此，笔者查到一部清抄本《武英殿东庑凝道殿存贮书目》^⑥，登录了9001种书，其数量与内容正与翰林院欲交之书相符，充分证明“应遵旨移交武英殿”一事已经实施。但是，此目未注明抄录年代，所以从翰林院移交武英殿的时间无法断定。既然福申在嘉庆乙亥（嘉庆二十年）后还在翰林院见到过这批书，那么它们移置于武英殿的时间不早于嘉庆末年。

3. 移贮于武英殿的书籍数量

《武英殿东庑凝道殿存贮书目》共分十九卷，逐架、逐层列出全部藏书，每架4层，每层书籍数十至数百部不等，极少数书籍有重复本，复本数量2~6部不等。各架书的具体数量如下：

头架：164部	二架：372部	三架：361部
四架：350部	五架：326部	六架：399部
七架：391部	八架：169部	九架：261部
十架：703部	十一架：254部	十二架：271部

十三架：295部	十四架：172部	十五架：215部
十六架：235部	十七架：272部	十八架：258部
十九架：304部	二十架：691部	二十一架：118部
二十二架：134部	二十三架：136部	二十四架：109部
二十五架：206部	二十六架：117部	二十七架：660部
二十八架：196部	二十九架：360卷17捆	
三十架：106部	三十一架：156部	三十二架：116部
三十三架：84部	三十四架：62部	三十五架：115部
三十六架：96部	三十七架：122部	

以上合计37架，148层，9001部。而刘墉奏文中提到“应遵旨交武英殿者”为6481部，多出的2000余种，只有“应发还各家者”合于此数。由于《四库全书》纂修工作全面铺开，发还工作远比预想的困难得多。因此，当初乾隆帝曾再三允诺发还之书，被无限期地留在了宫中，这是惜书如命的藏书家们所始料未及的。

4. 移贮之书的聚类分析

(1)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者

《四库全书总目》中收入了万余种书籍，而且全部撰有提要。但收录于《四库全书》者3461种，是“有益于世道人心，有裨于实用者”，排在每类之前，称“著录”书。此批书中出现的“四库”著录书有：

经部：有乾隆敕撰本《周易述义》，江苏巡抚采进本《读礼通考》，内府藏汲古阁本《春秋公羊传注疏》等；

史部：有江苏巡抚采进本《渚宫旧事》，浙江巡抚采进本《唐书直笔》、《朝野类要》等；

子部：有通行本《困学纪闻》，浙江巡抚采进本《庚子销夏记》，山东巡抚采进本《居易录》等；

集部：有两江总督采进本《雪溪集》，内府藏本《诗人玉屑》，江苏巡抚采进本《刘宾客集》等。

(2) 列入“存目”者

所谓“存目”，即《四库全书总目》中“止存书名”，不收其书。列入“存目”者，有 6793 种，附在著录书之后。如：

经部：有《周易传义约说》、《礼记意评》、《春秋比事目录》、《六书辨通》等；

史部：有《承华事略》、《官爵志》、《闽中考》、《南迁录》等；

子部：有《琴谱大全》、《养生类纂》、《懿言日录》、《折肱漫录》等；

集部：有《陆堂文集》、《青藜馆集》、《崇川诗集》、《疣赘录》等。

(3) 未入“存目”者

经部：有《春秋三传注疏》、《四书心印》、清文《日讲四书解义》、《乐记补说》等；

史部：有《国子监则例》、《岱史》、《钦定磨勘条例》、《地理执掌图》等；

子部：有《钱启新先生龟记》、《针灸大成》、《醉爱居印赏》等；

集部：有《樊南文集笺注》、《素翁续集》、《陈司业集》、《刘青田文集》等。

可见，这批书不止“存目”与“未入存目”两项，还包括很多“四库”著录之书，而当时选入《四库全书》的 3098 种书籍已先送武英殿编写。出现这种情况，一种可能是著录之书的重本；二是当时已入选《四库全书》的 3098 种书数量不够，又在此批书中继续挑选补充，形成后来的 3461 种。这有待进一步查对。

5. 主要来源

(1) 各地采进本。如大学士英廉购进的《读史吟评》，两江总督采进本《齐山诗》，浙江巡抚采进本《唐书直笔》，湖北巡抚采进本《程梅轩集》，江西巡抚采进本《三忠文选》，江苏巡抚采进本《疣赘录》，河南巡抚采进本《易经会易解》，广东巡抚采进本

《甘泉文集》，两淮盐政采进本《毛诗正变指南图》、《秘阁书目》等等。

(2) 私人进献本。有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明本《乐典》，编修汪如藻家藏本《方泉先生诗集》，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桂林风土记》，浙江范家天一阁藏本《寓圃杂记》，两淮马裕家藏本《襄阳守城录》，广东潮阳知县李文藻家藏本《山左明诗钞》等等。

(3) 内府藏本。有《读易约编》、《括异志》、《茶疏》、《数学钥》等。

(4) 当朝内府“钦定”、“御纂”各书。如康熙刻本《佩文斋广群芳谱》、乾隆刻本《周易述义》、《医宗金鉴》等。

(5) 《永乐大典》辑佚书。有《仪礼集释》、《方舟集》等。

将进呈的万余种书划分为著录、存目、不入存目三类，是馆臣依照乾隆的旨意办理的，带有强烈的帝王意志。列入“存目”的原因很多，既有限制编纂规模的考虑，更多的则是对书籍内容的不满，如对明李贽《藏书》等著作，以其“皆狂悖乖谬，非圣无法”，“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故特存其目，以深暴其罪焉。”¹³还有很多著述被馆臣视为“寻常著述”、“暇瑜不掩”、“俚浅伪谬”者，¹⁴有学者将其归纳为九条，如压制民族思想、尊官书而抑私撰、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等等。概括起来，又不外平庸俚浅、违背正统观念两类¹⁵。究竟存目等书籍的价值如何，随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等相继影印流传，将会得到更深入的认识。

(二) 历年由各处交到杂项书籍

据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一日《履郡王永诚等奏酌拟存留武英殿修书处库贮各种书籍折》云：“……尚有积年又各处交到杂项书籍一千四百余种，其中纯疵不一，堆贮库内，亦应及时清釐。前经四库全书处查取九百余种，现存五百八十余种，俱系寻常之书，应统俟四库全书处将查取各省交回之日，另行筹酌办理，再行奏

明请旨。……”^⑩其中四库全书处查取的九百余种，就是《四库全书》来源之一的内府藏本，有清本，也有明本。剩余之书，尚未查到书目。

（三）“殿本”的复本、通行本

每当武英殿刻成一书，即遵旨颁发、陈设、赏赐一部分，所余的复本即就地存放在武英殿；还特意印制一些普通纸张、装潢的通行本，折合成银两，明码标价售卖，这些书籍也需占用相当大的收藏空间。买书者有官员、王爷、匠人、民人等，一次购买3、5种至10余种不等^⑪，故库贮书籍的数量既不断减少，又非短时间内所能售尽，而新刻书籍还陆续补充，所以库存数量经常变化。以下选录几个时期的库存情况：

乾隆三十九年，大臣奏曰：“库中所贮内刊书籍如《性理精义》、《御选唐诗》、《朱子全书》等书，六七百部至一二百部不等。此外，还有康熙年在扬州诗局印制、臣工陆续奏进的《佩文韵府》存有一千零九十余部。库内充溢，存贮为难，且已安放多年，恐将来生霉虫。请将各书凡数至一千部以上者，拟留二百部；一百五十部以上至六七百部者，拟留一百部，其一百部以下者，拟留五十部。各种书籍俱系原板初印，纸墨较通行本尤善，请照通行书籍之例，予以通行，俾海内有志购书之人，咸得善本。
……”^⑫

咸丰十一年：存书13728部、军机处传用1部，后库旧存书2548部^⑬；

同治十年：武英殿卖书95部，库存尚有7071余部^⑭；

光绪十年：存书949部^⑮；

光绪二十二年：存书603部^⑯；

光绪二十六年：存书470部^⑰；

宣统元年：存书520部^⑱；

修书各馆需用殿本时，也向武英殿复本中行取或传用。

(四) 书板

1. “殿本”书板

武英殿刻书数量多，每叶刻一板，一书有数叶，故累计的书板数量巨大。一部书少者数百块，多则数千、上万块。如《四库全书总目》镌刻书板 8278 块，袖珍本《渊鉴类函》镌刻书板 15695 块。贮存书板所占用的空间远比贮书要大得多。武英殿的库藏面积有限，结果贮于本殿的书板只有一小部分，约有 42600 余块。还有大批书板移置于御书处、牌楼西朝房、国子监和午门城楼等处，达数十万块^①。

2. 应毁板片

即各种禁书板片。随着禁毁活动的开展，将应毁书板陆续交武英殿铲字，留板片备用。据乾隆四十一年的档案记载，“对书中有触碍字义的书籍板片，交武英殿，查明其中或尚有可铲用者，作为刊刻别项书籍之用，其残损浇薄者，即行烧毁。两面刻字者每块厚 4.5 分，若再铲去字迹，仅存二、三分，不堪留存，照本殿废板之例劈碎，交琉璃厂作为硬木烧柴之用。其现存各板，自俱应照此办理。仍俟将来续有解到时，交与武英殿逐细查看，如有铲去字迹尚可刊刻者，即行留用，毋致一概烧毁。”^②

乾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日，大学士舒赫德奏折中谈及接准浙江巡抚三宝解到书籍板片中，查出违碍书籍共 159 部，书板 1229 块。所有应毁板片，遵照原奉谕旨，转交武英殿铲毁，酌量改用^③。

应毁板片解交到武英殿，是转为镌刻别项书籍的备用材料，而不是供收藏。

综上，武英殿有相当的贮书空间，藏书数量最多时达 2 万部以上，书板在 4 万块以上。品种、数量都很丰富，当时宫内各个书馆纂修书籍，如会典馆、方略馆、实录馆、国史馆、圣训馆、玉牒馆、三通馆、律例馆、则例馆、三礼馆、一统志馆、图书集成馆等，有时需要从武英殿行取。如嘉庆十九年（1814）十二月，国

史馆行取“清三通”、《西巡盛典》、《续八旗通志》各一部^②；宫内外各处陈设书籍，如昭仁殿“天禄琳琅”、御书房、乾清宫、宁寿宫、毓庆宫、皇史宬、瀛台、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万寿山、香山、玉泉山、静明园、静宜园、盘山、热河、永安寺、画舫斋、镜清斋、泉宗庙、汤山、团河以及盛京等处，多由武英殿发交和补充^③。武英殿除了在刻书方面的卓越成就外，还堪称乾嘉时期宫中最大的藏书处所，其藏书在清政府编书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武英殿藏书之毁

关于存目书的损毁，本文开头引录了一种说法，它是从存目书一直贮于翰林院的说法作出的推论。实际上，毁于翰林院的是自始至终存于该处的四库全书底本。既然存目书后来移置于武英殿，那么它们最终的命运就与翰林院无关了。

武英殿藏书损毁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两方面：

一是管理不善，属人为因素。如存目书籍，由于珍贵稀见，又杂置库中，未设专人管理，成为翰林士子和藏书家欲得之物。乾嘉年间，已开始出现流失现象，法式善就曾得到原江苏蒋曾鳌家进呈的《知稼翁集》、《汉泉漫稿》等珍本秘籍^④。道咸以后，武英殿书籍失窃现象日益严重。其它各殿的藏书或被偷窃，或遭虫蛀，线断虫穿的现象，触目皆是，“以至囊时遗籍，任其散佚”^⑤。

二是火灾，人为和自然因素皆有。武英殿在清代遭受过的较大的火灾有两次：一次是同治八年（1869）六月二十日晚，武英殿发生火灾，延烧房屋30余间^⑥，自康熙朝以来二百年的藏书与书板皆付之一炬，只有焕章殿安然无恙。相传火灾是由于武英殿书籍久被盗窃，“典守者假火逃罪”而致，同年又重建武英殿。另一次是光绪年间，由于雷击，又将武英殿部分殿堂焚毁，以后陆续逐一修建或修补，故今日所见到的武英殿已不是当时的建筑。那些积累了数年的珍本秘籍、殿本之复本及雕版，更不堪烈火烧灼，

结果大部分付之劫灰。

此后，复本极少的“存目”书籍几乎不见踪迹，只有极少部分流传至今，散藏于国内一些图书馆和私人手中，可能是当时武英殿的失窃之物。这些曾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藏书，被专制的威力聚集在宫中，进而又受到专制手段的处理，其结局必然不同：收入《四库全书》的，缮写七份，至今完整者还有3部；被另眼看待的存目书及未入存目各书，包括一些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甚至是稀见抄、刻等精善之品被长年尘封库中，不见天日。遇到灾害，难免全“军”覆没。现在，经过众多专家、学者的努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终于得以出版，但收入的书籍为4000余种，距当时实有的6000余种已经少了三分之一。据学者调查，已亡佚者在1500余种以上^⑩，其中不少是曾见于武英殿书目中的书籍，甚为可惜。

民国时期点收统计的武英殿藏书，只是一些残余而已。以下是民国十六年十二月一日印行的《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中的著录，分为书籍、档案和其它三部分：

书籍：

宋字清板《春秋》六函	《御制文初集》八函
《佩文诗韵》一堆	《礼书》二捆
《三元甲子万年书》四函	《孝经大全》一函
《四书集注直解说约》十二本	未装订《春秋》八本
《钦定内务府堂现行则例》一函	
《御制诗初集》八函（共六十四本 道光板）	

档案：

内务府大臣档案 一堆	档案 五柜
------------	-------

其他：

印书木板 四箱	石印石头 一块
万年书板 二堆	木柜、空木箱、大条桌、二人凳等

这区区可数的残篇零帙，与武英殿盛期的收藏相比，已是天壤之别。1925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成立，书籍部分移贮于寿安宫馆址；档案部分则由当时的文献馆收藏。至此，武英殿藏书的历史宣告结束。

注：

- 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
- ②《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③《武英殿修书处档案》。
- ④此图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方裕瑾先生提供。发表于《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
- ⑤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
- ⑥《清代禁毁书目四种·销毁书目原奏》。
- ⑦《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吏部尚书刘墉等奏遵旨清查四库全书字数书籍完竣缘由折 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十六日》。
- ⑧⑨⑩⑪杜泽逊：《辑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之价值及现状》，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6年5期。
- ⑩《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
- ⑪《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别史类存目》卷五〇。
- ⑫《四库全书总目·凡例》；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上谕等。
- ⑭⑯《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一日》。
- ⑮《武英殿卖书底簿》清同治年抄本。
- ⑯《武英殿修书处档案》咸丰十一年。
- ⑰《武英殿修书处档案》同治十年。
- ⑲《武英殿修书处档案》光绪十年。
- ⑳《武英殿修书处档案》光绪二十二年。
- ㉑《武英殿修书处档案》光绪二十六年。
- ㉒《武英殿修书处档案》宣统元年。
- ㉓《武英殿修书处档案》。
- ㉔《军机处录付奏折·文教类》乾隆四十一年。（下转第263页）

4. 页 771 《四笔》卷 13 〈知州转运使为通判〉：“袁郭知楚、郢二州，会秦王廷美迁置房州，诏崇仪副使阎彦进知州，而以郭通判州事。”“袁郭”当作“袁廓”，见《宋史》卷 4 〈太宗纪一〉太平兴国七年五月丙辰条、卷 244 〈魏王廷美传〉、卷 276 〈袁廓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3 太平兴国七年五月丙辰条。洪迈《四笔》撰于宋宁宗庆元年间，此处改“廓”为“郭”，当是避宁宗赵扩名讳。

5. 页 789 《四笔》卷 15 〈讨论滥赏词〉：“范公用是为台谏所攻，今章且叟奏稿中正载弹疏，竟去相位云。”“章且叟”当作“章宜叟”。“宜叟”乃宋高宗朝台谏章谊之字，见《宋史》卷 379 〈章谊传〉。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

(上接 177 页)

- ②5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
- ②6 《国史馆档案·编纂类》。
- ②7 《武英殿修书处奏事档》嘉庆元年至十三年。
- ②8 刘乾：《四库采进蒋重光家抄本知稼翁集》载《人文杂志》1982 年 2 期。
- ②9 《清代殿版书始末记》，见《武进陶氏书目丛刊》，民国年铅印本。
- ③0 《清穆宗实录》同治八年六月。

作者工作单位：故宫博物院图书馆